

张謇日记中的那些“酒事”

◎张华

张謇喝酒的小插曲

有意思的是，张謇的日记中还有一些喝酒的小插曲。

次年七月二十七日，张謇这样记载：“少云招饮，同席者……至暮方返。昏黑中策弩马，历奥途，濒至蹉跌而幸免，到院疲乏甚矣。”酒后“醉驾”返回途中，差点儿跌落马下，好在有惊无险。

光绪四年（1878）四月十八日：“饮酒，畏皇、铭山、子青皆大醉，畏皇、子青号啕舞蹈，铭山坠马伤额，所谓酒乃狂药也，抑可见与武夫饮之愈不可使气也。”这场大酒醉倒一片，有人胡言乱语、手舞足蹈，还有人回家途中“坠马伤额”。但真豪杰醉后仍守三分清明，张謇在混沌之时，不忘提醒自己不可意气用事。

从张謇的喝酒中，亦可看出他是个至情于性之人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十五日：“望江为置酒言别，语至三更，情款甚至。”酒是水做的火，酒场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觥筹交错的光影，而是杯底沉淀的真情。他与友人把酒话别的那份深情厚谊

都在酒里了。

张謇对喝酒的人也极为挑剔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八月四日：“东甫来。蒸鸭煮酒，约欣甫、彦升来麀酒，座中兴致俱佳。有俗客来，败趣。”他深谙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的道理。若人不对路、话不投机便兴味索然，宁愿对影独酌，也不能让市井俗气污了杯中天地。

别看张謇时常驰骋酒场，心里却充满矛盾和挣扎：

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正月二十三日：“累日醉饱，肝膈俱腻。”

光绪元年（1875）十月十三日：“连日酒食征逐，心绪烦浊。”

光绪九年（1883）十一月三日：“以上诸日无日不困于酒食，然非此实不能破寂也。”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九月三日：“以上连日酬应，有酒食之困。”

民国九年（1920）二月十五日：“无日不宴，困于酒食。”

这些记录，活脱脱一个实业家为酒所困的无奈形象。

张謇的酒杯里浮沉着家国倒影

若据此判定张謇耽于酒场，未免偏颇，他的酒杯里始终浮沉着家国倒影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三月二十二日，张謇记录了一场两江总督张之洞安排的酒局：“南皮置酒两湖书院。见总署振兴商务公牍，原起于伯约之奏，大意官助商本，抵制外洋。顾中国之官专与商人诘难以为能，何可冀有此日也，终亦具文而已。”

在这场高规格的“公务宴请”中，张謇见到了总署颁布的振兴商务的公文。核心内容是主张官府资助商人，以此抵制外国经济侵略。此时，张謇在南通的事业如火如荼，对官员以刁难商人为能事的现状了如指掌，他冷眼洞悉，这种公文终究只是一纸空文。这次酒桌上的“田野调查”，可以看出张謇的清醒认知，且有几分入世的悲悯和感慨。十多年以后，他以民国政府实业总长的身份，提出振兴实业的四大主张：“乞灵于法律、求助于金融、注意于税则、致力于奖励”，为混沌式微的民族工业开出一剂良方。

文人的酒场从来不囿于口腹之欲，酒气浸润过的笔锋更能书写醉人的诗行：

“谁写春光晚，青春易别离。酒边金缕曲，为惜少年时。”——光绪三年（1877）十一月二十九日

“酒徒今正少，不醉若为情。”——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四月四日

“山北山南人唤酒，村前村后客登楼。”——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八月五日

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

东坡问月，渊明采菊，太白赋诗——中国文人的精神密码，都藏在酒香氤氲的平凡里。

翻开张謇的《柳西草堂日记》，“置酒、招饮、留饮、要饮（邀饮）、夜饮”等词俯拾皆是，扑面而来的酒香丝毫不输墨香。这位大名鼎鼎的状元实业家在推杯换盏间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清末民初社会世相图。



张謇好酒

从日记中不难看出，张謇是个好酒之人。

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正月，张謇开启了“酒神”模式，短短11天里喝了11场酒，尽显青春岁月的恣意。

端五日：“叔英置酒。”

初六日：“墨林留饮。”

初七日：“邀秦氏、徐氏昆季及叔英夜饮。”“子翀、少牧、叔英毋战甚，就中枚生尤豪放，灯红酒绿，惜无银筝催兴者。”可以想象，那晚的酒喝得很嗨，酒酣耳热之际竟抱怨缺少音乐助兴，恰似一群梁山好汉转世投胎的读书人。

初八日：“石师邀翼孙饮，同往。”中午的酒喝得不过瘾，同一批人晚上继续：“晚间，烟锄招饮，仍早间饮侣数人。”晚间的酒更尽兴、更热闹：“而子翀、枚生酒兵词敌，愈战愈酣。”那一年张謇二十出头，风华正茂，血气方刚，几杯酒下肚，往日腴腆的书生们比清醒时更见肝胆，有

着辛弃疾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架势。

初九日：“午后子翀车来招往，……晚间留饮。”

初十日：“晚间樽酒酣谈。”

十一日：“偕馥畴、叶笙再至虞卿处赴饮。”

十二日：“午后彦升来，峰山来，复饮。”

十三日：“晚莫榭招饮。”喝完这十场酒，张謇有些自责：“数日中既醉且饱，酒囊饭库，几充物无余地矣。”

自责归自责，时隔一天就是元宵节，张謇毫不犹豫回归酒桌：“晚间留雅丈饮。”

“人生得意须尽欢。”张謇和常人并无二异，在春风得意时，也喜欢对酒当歌。如光绪五年（1879）五月七日：“顾芳之置酒。科试案名列第一。”尽管那一年张謇折戟乡试，但在之前的科试中名列前茅，于是就有了喝点小酒的理由。

张謇喝高

张謇也有喝高的时候。

光绪二年（1876）二月初十日：“薰南置酒，彦升来，畅饮多醉者，而主人则如泥之烂，脱帽狂叫，若愚喃喃作絮语，彦升寂不作一语，烛之，则引被睡熟矣。”酒场如戏台，杯盏交错间尽显人间百态，却也不失人间烟火。

半月之后的二十五日又是一场猛酒：“吉甫招饮，与诸人往，酒兵麀战，自酉至亥方憩，予之外多醺醺然已。”一场酒喝了五六个小时，张謇之外的人都已醉意朦胧，是他酒量奇大，还是低调克制？不得而知。

要说最热闹的酒局，得数光绪三年（1877）二月二日的那场：“薰南招饮，坐客已半醺。晚，复与彦升、薰南、烟锄、子青、新甫同至某家置酒，续招陈液兰、钱小猷、李海门共饮。……二更席散，有沉沉者，有号呶者，有瞥眈去者，千状万态，极酒国之奇观。同人因彦升竖卧不

起，为叶子戏候之，予乃局于短足榻假寐。”

这场大酒喝得飞沙走石、天昏地暗，在场之人醉态百出，张謇以“极酒国之奇观”六字记之，如今读来，字里行间犹带三分醉意。

看得出张謇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，但到了第二天（二月三日）又重蹈覆辙：“彦升醉而卧，烟锄醉而吐，薰南、子青醉而倦，余非醉而几吐，不能卧而倦，几兼数子之所苦。”张謇没醉却差点吐了，想躺不敢躺，困得眼皮子打架，把其他几个兄弟的罪都遭了个遍。这场酒的直接后果是：“计子青囊中短去佛饼（佛饼指佛郎机银饼，即银洋钱）十许，同人皆悔。”至于那些钱去哪儿了，只有天知道。

日记中，张謇对于自己喝酒的状态常有这样的描述：“饮觉微醉”“予微醉”“大醉”等等。可见微醉是常态，大醉不常有，总体上还算可控。